

非常讲述

难忘的特区军旅生涯

□讲述：房建伟；整理：涂启智

一九九一年，我从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沟出发，辗转来到粤东山区某野战部队军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摸爬滚打十一年后，又从野战部队转调到特区某部队任职。二零零二年四月至二零零六年十月期间，我先后担任特区部队教导队指导员和政治处保卫股股长等职。特区军旅生涯经历的许多事情，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特区部队驻扎地有院落和围墙，这样的军营为数不多。部队实行封闭式管理，官兵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外出。周末与节假日，官兵有事需请假经批准方能外出，且有比例限制。一般情况下，一个连队一天只能允许五至十人请假。部队军人使命特殊，星期天与节假日，除必要的战备值班执勤之外，官兵原地休息待命，以应对突发事件或紧急任务。另一方面，根据官兵申请事项与距离远近，外出时限各有不同，但都必须于规定时间归队销假，严禁不假外出和夜不归宿。

基于思想政治及安全保卫工作需要，我与营区周边工厂企业，以及地方单位或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时有互动往来。为了提高军人法治意识，我经常邀请当地公安民警赴军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我还经常到驻地街道综治维稳部门或社区走访了解社情民意，与军营周边企业负责人及安保人员交流座谈，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不假外出官兵可能引发的军民纠纷或者违规违纪问题。

军营周边有许多三资企业，这是军营所处复杂环境之一。有一天，我在营区周边巡查，忽然发现院墙外数十米空中，有一架微型飞机（很像现在的无人机）正盘旋飞行。我立马向部队首长报告，又带着一名纠察，前往驻地该单位走访，调查究竟。原来是一家企业主营飞机模型生产，这几天正在试飞。我拜访企业负责人，对他说，企业飞机模型试飞，我们部队不干涉，但有一点需要提醒：要控制试飞区域，不能在军事管理区上空出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经过一番沟通解释，企业老板诚恳接受了我的意见，表示今后一定注意。

特区部队驻地并不是荒郊野外或穷乡僻壤，而是位于繁华都市。院墙外分布许多工业区，大小不等的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比比皆是，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熙熙攘攘，还有车水马龙的商业闹市与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这些给部队正规化管理带来严峻考验。许多战士来自内地农村，不少还属于偏远山区，到大都市服役，不免想着有机会走出军营，见识外面世界的精彩。因为请假制度严格，又有时间限制，个别战士由于政治纪律性不强、觉悟不高，有时会在夜晚，偷偷翻越院墙出去，到外面喝酒、吃宵夜、找老乡或会女友等。有的战士来到特区后，经人介绍或者其他机缘，结交了女朋友；有的是来特区服役后，老家的女朋友跟过来，就在部队所在地打工。

有个战士阿威，来自湖南，他翻院墙出去，与女朋友一起逛街、吃宵夜，被他女朋友所在工厂保安发现。保安及时向我报告。当晚，我找到阿威。阿威看到我时，吓得两腿发抖。我心平气和他说，部队之所以要严格管理，严禁不假外出，一是军人就是要令行禁止，

纪律严明，服从部队条令；二是你翻围墙有损军人形象，不文明不说，还很不安全，假如摔伤怎么办？三是特区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军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方人员环境复杂，你擅自外出，如果被他人利用，会给你本人甚至部队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我又说，你娃子有文化、聪明，要追求上进，为将来争个好前途。你在部队有出息了，不但可以为单位多做贡献，到了一定职务还可以给老婆落户和安排工作，转业后还能就地安置。

阿威听后，痛哭流涕，表示再也不会犯错。后来，阿威成长为一名营级军官，转业后仍然留在特区，与女朋友终成眷属。

我在教导队任指导员期间，先后教育培训一百多名战士，他们绝大多数都成长为班长骨干，入了党，考上军校。有位首长这样评价：房建伟带的兵没有废品！

在特区部队，作为一名政工干部，我除了做好日常管理外，更注重对战士做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士兵对我也服气。我的最大法宝就是以身作则。我妻子当时在山东老家，儿子快要出生时，我按照预产期申请探亲假回去。可是预产期过去几天，妻子还没有生产。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还生不生？要是不生，我可要回部队了！妻子理解我的心情，坚决要求剖腹产。当时在我们那里，剖腹产还不多见，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医生全面检查评估我妻子的身体状况后，认为剖腹产没有问题，就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好在母子无忧，妻子身体恢复较快。在妻子剖腹产十天后，我就按照规定时间赶回部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一日从军行，忠孝难两全。绝大多数军人与家属注定聚少离多。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国际儿童节，愿天下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包括我儿子！我的儿子体重十公斤，身高六七十公分，现在可以喂食。当爸爸的不能在你身边，平时只能靠你妈妈照顾。听说你爱笑，我在千里之外的军营甚感欣慰。我和你妈就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儿子，今天是你的第一个节日，我没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你，只是送你一句祝福：愿你活泼、可爱、聪明！愿你健康茁壮地成长！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也是身先士卒。二零零二年六月，上级来军营开展半年军事考核。当天，我发高烧到39.5度。但我坚持咬牙跑完五公里武装越野体能科目。跑到两公里中途，我已感到手脚发胀，血管像要爆裂一样。但我稍微放慢一会儿，又坚持开跑。跑完全程，只觉得天旋地转，恶心想吐，回来躺在床上甚至产生幻觉，被战友送到卫生队紧急就医，三天后方才缓过劲儿来。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由教导队指导员调整为团保卫股股长，级别由正连级晋升至副营级。按照当时政策，副营级干部家属可以随军落户，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在特区军营幸福团聚。

部队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批又一批战友在这里百炼成钢，成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坚强卫士，成为意志坚强、智勇双全的优秀人才。

生活影册

我有一个女兵梦

□李仙云

年少时，我的梦想是能穿上那身橄榄绿，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在嘹亮军歌与红色电影熏陶和影响下长大的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军梦。

记得儿时，与做警察的父亲居住在西安一个司法系统家属院。我的玩伴晓虹经常牵着我的手去部队大院找她妈妈，看到那些意气风发的女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身边走过，我就眸子发亮。晓虹妈妈是通讯兵，在总机室工作，偶然的一次机会，看到阿姨戴着耳机，娴熟地把接头插头插入不同的插孔，那神秘的电波传递的信息，让我很是好奇，也心生向往。

那时，家属院有一个抗战时期留下的防空洞，我们就模仿电影中的画面，在下面玩打仗游戏，每次发电报或接电话的情报工作，我就自告奋勇捷足先登了。我与我的小伙伴们又是匍匐卧倒，又是冲锋陷阵的，常常把自己弄得像从土窝里爬出来，遇到虎妈狼爸的家长，就少不了一顿笤帚疙瘩收拾。

上初中时，我们列队欢迎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前线凯旋的将士。当一辆辆军车经过时，挂在驾驶室开得洁白如玉的老山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如钢似剑的枝叶，总让我想起一句话：它是英雄的化身，是用烈士的血浇灌的。

在剧院聆听官兵事迹报告会，有位女中尉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阵地被炸成礁石，战士们把哨所设在石缝中，设在终年见不到阳光的阴暗潮湿的猫耳洞，他们戏谑地称自己是猫耳洞人。战士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与人

作殊死斗争，身上感染病菌，皮肤溃烂，脓水与衣服粘连，依然在战场英勇杀敌，不断有战友被炮弹击中而倒下，可杀敌归来的间隙，他们会弹起吉他唱着歌儿互相鼓励。正如一位战地记者说的，猫耳洞虽小，但战士们心灵的窗口却很大。

报告会结束的那天，一位军官问起我和好友瑕未来的理想是什么？我们竟异口同声地回答：去参军！

瑕是山东人，随做军官的兄长转业来到我们班，那时我经常去部队大院找瑕玩，我极喜欢听操着不同口音的兵哥哥讲述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记得有一次，大家为一位战友捐款，原来，他家在贫困山区，父亲不幸离世，弟弟还在读高中。捧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铮铮铁骨的军营男子汉竟泪眼婆娑。那一刻，人性的光辉，亲如兄弟的战友情，不由得使我潸然泪下。

命运仿佛给我开了个玩笑，高中那年，我不幸厄运骤降，在一次事故中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困囿轮椅的日子犹如鸟儿折断了双翼，我被这残酷至极的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军营梦也成了我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夙愿。

随后，已回到家乡的瑕，高中毕业后顺利入伍。在我幽暗落寞的病榻岁月里，瑕一次次从部队给我寄来锦书，她说：你经历的是人生的另一个战场，虽无法圆梦军营，但我相信，聪慧坚强的你一定能够战胜苦难，成为生活的强者！

瑕的话让我泪流满面。从此，我在人生的另一个战场，鼓足勇气，也像兵哥哥们那样无畏向前，战胜磨难，活出自己的人生。



展翅 李陶摄

民间采风

朵朵葵花向太阳

□杨志艳

夏日的早上如同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李子，冉冉升起的朝阳与硬硬脆脆的果子交相辉映，给人一种整装待发的清新感。下午如同褪去了青涩的火龙果，只剩一颗丰盈的蜜多汁红心，让人慵懒而又倍感舒适，而黄昏的乡村又是一派无限迷人，夕阳西下的无声浪漫里一垄又一垄的向日葵铺天盖地把金黄色的光晕延伸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尽头。淙淙流水漫过小桥人家，静谧的炊烟袅袅升起，牛羊还在山坡上贪恋地啃吃着翠绿的小草，庄户人家的院落里冒出了一串串的炊烟，继而点醒着另一处烟囪，于是整个村庄的烟圈在高空又揉杂串联在了一起飞向波澜壮阔的田野。

村庄里的饭菜香味纷至沓来，河岸边的刺泡儿被风发现了秘密，然后它不动声色地把野果的甜软香味推搡进了小孩子的嗅觉，于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奔向河滩，途经庄稼地时顺手撒下一片硕大的向日葵叶子，然后集拢成筒状，河岸边只见一个个小人儿踮起脚尖，纷纷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伸到了刺泡藤上，徒手去摘成熟的小果子，这种只生在大山深处唾手可得纯天然野果市场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经销商售卖，但它却是夏季乡村生活里的孩子们寻寻觅觅的快乐源泉。

如果说初秋向日葵如同母亲一样温顺成熟，那么夏季的它就像小孩子一样蓬勃可爱，我曾经非常幼稚地问外婆，为什么向日葵总是迎着太阳绽放笑脸，难道它就没有垂头丧气的伤心事吗？它会不会在某天像夸父追日一样死掉，这时的外婆总会笑我傻，说夸父逐日是由于他和太阳赛跑，耗尽能量干渴而逝，而向日

葵吮吸大地之水，采太阳的光辉蓄力，最后结出丰硕之果。听了外婆的话，我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抚摸它，但却被外婆阻止了，她让我不要轻举妄动，因为葵花是很有灵性的花儿，摸了它以后娇气的葵花宝宝会生气的，它一生气就不给葵花仁了，长个空壳，净是秕子，过年客人进门时没有葵花籽，那岂不是少了许多乐趣？

后来朵朵葵花向太阳的秘密也被我在书中尽悉：原来是由于向日葵的花托部生长素背光分布所致，它能够促进植物体生长，背光侧的葵茎生长较快，在阳光的照射下，生长素刺激背光面细胞拉长向太阳转动。同时我也深谙了外婆不准我扒拉着花盆一探究竟的原因，那是因为向日葵头顶的那朵大花盆由近千万朵小花组成，每一朵小花都会结一粒籽，外婆担心我的莽撞会破坏那些微小的花朵相互授粉以及光合作用，所以才阻止我好奇地靠近。随着每年夏季的来临，向日葵就会盛开成一片明艳的花海，朵朵葵花千娇百媚的俊俏模样自然很是招蜂引蝶，那些小蜜蜂一会儿吮吸了这朵花蕊，一会儿又去跟另一朵花缠绵，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随着花朵的凋零，向日葵开始虚怀若谷起来，它渐渐地弯下了头，在一个类似蜂巢状的大圆盘里开始酝酿果实，向日葵的果仁儿向来

不会辜负庄稼人的厚望，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载了大人和小孩子们开心过大年的幸福指数，所以饱满的葵花籽紧紧包裹着一方勤劳善良的乡亲们收获幸福的冬藏时光。

圆润的花盘一年又一年的盛开，一颗又一颗的葵花籽放在阳光下暴晒。犹记有一年夏天，我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颗向日葵种子，我轻轻地把它掩埋在一个大花盆里，眼巴巴地盼见两瓣月芽状的雏形向日葵嫩苗破土而出，以后的日子里我天天精心伺候着这株植物，待到向日葵打苞开花怒放时惊艳了一屋子的人。于是我更加信心十足地渴盼着早日能吃上自己亲手种下的向日葵果实，想像着跟小时候一样，眼看着花柄里面的花粒子一点一点的萎了，我轻轻地把它掩埋在一个大花盆里，深藏在面的通体黑色白边的瓜籽壳就裸露了出来，摘下花盆，用手掰开，粒粒瓜籽就脱盘而出，享受着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简直是人生莫大的欣喜。可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我终是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还没等完全成熟，我就迫不及待顺势捋了几粒劳动果实，可是剥开后没有一粒尚有果仁，完全是一场空欢喜。当我向外婆讨教时，外婆还像当年一样笑我傻，她说向日葵是异花授粉的农作物，单独种一株不说，而且还金屋藏娇，放置于阳

台，蜜蜂都会疑惑不解，为啥你只种一株向日葵？所以没有经过授粉的向日葵最终长成空壳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来种庄稼不但要遵循时令，而且也要尊重科学技术，不懂种植规律就会一无所获，到头来只能收获这种徒有其表的向日葵。

如今又到了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的夏季。站在一畦菜地中央，任由往事浮上心头，我不禁缅怀起有着向日葵情结的儿时伙伴。那时的童年外婆就是我心底里的小太阳，那时她像一枚小小的向日葵，一路撒着欢儿地去追逐着她忙碌的步伐。可惜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外婆已然驾鹤西去，倘若一起带走的还有她对我的叮嘱都已封印在了岁月深处，每每念及时便是心海里激情澎湃的声响激荡山谷，尔后四下散开，倘若人生原本就是来时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的历程。眼前的向日葵一排排，一株株盛放，一朵花就是一粒瓜籽的灵魂，脑海里蓦然想起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的那些陈年旧事，难以言说的伤感顿时散落了一地。

如果时光允许，我情愿做回那个被外婆宠爱的单纯小少年，一如既往地站在灶台旁观察她炒葵花籽时喜笑颜开的浪漫神情，只见她手执锅铲在一口大锅里翻来覆去，就像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直至把我的衣服兜里装成鼓鼓状，直至我心满意足一溜烟的功夫跑开，直至我找到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把荷包里的幸福秘密尽情地分享出去。

平凡人生

打电

多病多愁、多风多雨的人生秋天，我长期受着胃病的煎熬，有心的妻子从别处打听到了一个土方，说是以南瓜根、老母鸡、猪肚煨汤，对胃有一定的保健和治疗作用。打这天起，南瓜根就融入了我的生活，我开始清清楚楚认识被土壤掩埋着的南瓜根了。

□程应峰

说起南瓜根，就想起了老家，想起了老家的土地。老家的土地，是宜于生长南瓜的。我的记忆中，每到初夏，父亲就会在田边地角用木棍竖起棚子架，几天前看起来还毛茸茸的南瓜秧子，倏忽之间，就长成了手指粗细的瓜藤儿攀附而上，争相开放的南瓜花也顺着藤蔓，喜庆般点缀在棚子架上，不出几日，整个棚子架就黄绿交织、浓密如盖了。那时，南瓜，是喂养我们成人的主蔬蔬菜，南瓜根，却是完完全全被忽略了。

而现在，因身体的原因，我需要南瓜根了。当我将需要南瓜根的消息告诉住在乡下的老父亲时，他第二天便将南瓜根，还有一只老母鸡一起送了过来。临回去时他还反复叮嘱我：如果南瓜根用完了，就打电话，我再给你挖一些来。还说：乡下的土鸡有营养，只要对你的病有好处，就是要一百只、一千只，我也会想办法给你弄来，孩子，身体第一啊！就在这些日子，我每天吃着南瓜根、老母鸡、猪肚煨的汤，想着老父亲那血浓于水的亲情，心中就挤着千丝万缕说不清、道不出的感激和感动。

这样一些日子，父亲为我在冬日的乡野忙碌着，在来去的旅途上颠簸着。虽然我的病痛没多大起色，但父亲的深情却刻入了我的生命中。

父亲一天比一天老了，开始以养花打发闲散时光。他在老家屋后辟了一方花圃，花圃里，种上了兰花。花圃里的兰花，都是他从深山林壑寻觅而来的。等到白白的花、黄的花开了，圆润柔和、赏心悦目的花瓣，飘在一簇簇绿如翡翠的叶片上，花圃里就有清幽的香气飘起来，飘得房前屋后香气满满的，飘得人心馥郁。

正是兰花开放时节，我回乡老家探望。进门后来到屋后花圃，见父亲正低头在那儿伺弄他心爱的花草。我走到其中一个花架前，花架上，摆了几盆形态各异的兰花。怀着特有的好心情，我用手去触碰油绿的叶片和美丽的花蕊，我甚至试探着去翻开黑黑的花土，想看兰花的根须长得什么样子。然而，一不小心，花架被我拌倒了，整架大大小小的花盆在刹那之间哗啦啦掉下来摔得粉碎。

父亲听见声响，走了过来。看见碎了一地的花盆和兰花，心痛显而易见。但他见我不安的样子，反而安慰说：碎了就碎了，不必难过。我好种兰花，是因为它的幽香。你碰倒了它，也是因为它的幽香。真心爱它的话，将它种在心上才是最重要的。

又是一年，深冬的一天，父亲在屋后的园子里修剪修剪，除了剪掉一些枯残的枝叶，有的花草他竟齐根处将上面的叶片全剪掉了。我看见后，说：这样子它们还长得出来吗？不会死吧。父亲笑了笑：孩子，它们的生机在根上，你看着吧，它们会长得更茂盛的。他顿了顿，又说：人和草木是一样的，根在春不会远，心在人就能活。

不久，我看见这些花花草草真的蓬蓬勃勃地长出了新的芽叶。我蓦然明白，父亲原本是深谙做人的根本，也是深谙花草的习性的呀。

又是一个本命年，生日那天，父亲打来电话，嗓音苍老而低沉。听着父亲关切的话语，我鼻子酸酸的。父亲老了，可他的关爱一点也没有削减，他的关爱就象冬天的阳光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照耀着我。

在我的感觉中，父亲一辈子特别舒心的日子，就是我们兄弟几个升学或工作顺利的时候。他打过石，铺过路，开过荒，测过墙，甚至卖过菜。可家中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淡。虽然如此，在我的学生时代，父亲给我的每一个电话或每一封信中，从来看不到听不到一声叹息。甚至在我们参加工作后，只要父亲打来电话，他就会叮嘱：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太节俭，他的关爱就象冬天的阳光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照耀着我。

身在异乡，每当思绪飘泊在冰冷的空气里，我总会忆起父亲那朴实无言的关爱。生活一尘不变地重复着，紧张的工作节奏，巨大的生存压力，以及人生路上的挫折，使我身心疲惫。有个时期，我甚至没有勇气给父亲打电话了。父亲便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不跟家里安心？让我和你妈妈整天牵肠挂肚的，你安心吗？难道你把我们都忘了？我正好用一切平安的口气告诉他，我很好，只是太忙，所以打电话的事也就忽略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消极而被动地生活在这个看似熟悉的城市里，穿梭在钢筋丛林的水泥中，是一件多么可憎的事情。

父亲的坚韧不屈和积极向上时时刻刻警醒着我，父亲的关爱在我的生命中无处不在。每次携妻带子回家，如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父亲就一定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我知道，此时此刻，父亲是满怀牵挂的。而我每次生日来临，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都会想方设法打电话给我，送来他朴实的问候。我时常想，几乎世上所有的父亲都知道儿子的生日，但是又有多少儿子能记住父亲的生日呢？